

俠義的故事

卷頭代序

讀者們：

我一直豔羨着西洋的騎士精神，和東洋的武士道。我曾經神往於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。但是我回頭看看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民族，我覺得如今我們雖然有着若干不容抹煞的優點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我們的民族精神，愈來愈萎靡不振了。士大夫們總愛把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這句話，當作口頭禪，試想想全兩個字，包含多少阿附取容和對於不義的忍受。小民們只懂得自私自利，甚至於損人利己。正義感在那裏？捨己爲人在那裏？我真有點茫然了。

我們現今中國人卑瑣自私的性格，我想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，也許跟長期的亡國有點關係。試想從南宋以還，黃河流域就淪於異族的鐵蹄下；胡元入主，統治整個的中國；其中朱明雖然一度光復，兩三百年後，又是滿清的征服。在征服者的壓迫和魔手的摧殘下，人們忍辱偷生，壯烈之氣，漸歸銷滅。正像有着稜角的石子，經過長期的洗練，給磨得那麼圓滑。於是在不知不覺中，民族性格裏的壯烈的分子，慢慢地消滅了，只顯出卑瑣自私的那一面。

我寫這本俠義的故事，只想激勵我們的讀者。什麼叫作俠義？我不敢隨便下界說，只能發這樣講：俠是捨己爲人，義是正義；以正義作前提，捨己爲人，不顧犧牲，稱爲俠義。我就在我們古老的歷史書上，搜集這樣的事跡，編寫成俠義的故事。我並不想效仿阿Q的方法，提出祖宗來相耀。但是俠義的精神，在我們民族。那岳飛是充塞着阿Q正氣於東洋的武士道，和西洋的騎士精神。不過經過好幾世紀的亡國之痛，它是給磨滅

我想這些古老的俠義的故事，也許可以給讀者一點勇氣吧。

我在寫的時候，約略經過一番選擇。廣義的俠義，爲民族爲國家的效忠盡節，原也可包括在內；但是恐怕本書的範圍太廣，只好割愛。不過本書所謂俠義的人物，雖爲一家一姓效勞，也直接間接有關大眾的利益爲主；至於僞爲權貴的家奴，相助爭利奪勢，則連「烈士徇名」的那句話還嫌勉強，自然斷然捨棄。內容大抵根據正史，間或略採傳說；可是力避牽強附會，有乖史實。本來想在每篇之末，寫出根據的書籍篇章；但是接著感到每篇故事所根據的，總不止一書一章，好在本書原非嚴正的著述，只是普通的讀物，這一件也就略略去了。

提到俠義，我不禁有兩點意思要說：第一，俠義有時是非法的舉動。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」，韓非子書裏也早說過了。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爲了大眾的福利，不惜犧牲自己，冒險犯法，所謂「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天下竊素。」這是不不得已的。我們不是提倡這樣非法的行爲，却該培養這種俠義的精神。第二、陳腐的武俠小說，往往是一種毒素，它叫讀者無視現實而不作努力，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出現。可是我要鄭重地告訴讀者，別夢想仗義鋤奸的英雄，除非你自己動手去做，如果你認爲是對的話。我們若有這樣的精神，也許卑瑣自私的性格，可以掃除幾分。

編寫俠義的故事，就只一點小意思。

本書中的每一篇，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。其間雖然按照時代先後排比，却沒有連貫性的。不過每篇對於當時的形勢背景，略作介紹。篇末初擬略加評述。但是我想到讀者的眼光很犀利，一定可以從每篇故事的本身，得到什麼。我那方巾氣的說教，是多餘的。又何必費辭呢？

小鎮深夜，孤燈獨對，草此代序，願祝讀者康健！

民國三十三年深秋

俠義的故事

目次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一 生死友情 | 一 |
| 二 雙義救孤 | 六 |
| 三 全友復國 | 一七 |
| 四 豫讓刺趙襄 | 二七 |
| 五 聶政刺韓傀 | 三五 |
| 六 魯仲連義不帝秦 | 四〇 |
| 七 秦廷遺恨 | 四六 |
| 八 孤島義士 | 五七 |
| 九 賈高下獄記 | 六六 |

十	漏網鉗奴·····	七一
十一	李氏哀史·····	七六
十二	馬援軼事·····	八三
十三	黨錮剪影·····	八八
十四	臧洪絕哀·····	九八
十五	封金掛印記·····	一〇四
十六	除三害·····	一一五
十七	伯道無兒·····	一二〇
十八	祖逖倡義·····	一二八
十九	南八好男兒·····	一三三
二十	章臺柳·····	一四一
二十一	陳東的故事·····	一四八
二十二	東林義士錄·····	一五五
二十三	刺馬記·····	一六六
二十四	絨人魂·····	一七五

一 生死友情

西周時代，人們的階級是極嚴的。大概說來，當時的人們，可以分作兩個階級。一個是貴族，一個是農民和奴隸。貴族是在上的統治階級；農民是在下的被統治階級。雖然貴族中間，也有大小；最大的是周天子，小貴族僅有幾十畝土地和一兩個奴隸。但貴族總世世代代是貴族，農民和奴隸總世世代代服役於人。農民和奴隸，好像永遠不得超生似的。他們除了牛馬似的勞作外，決不能爬上統治階級，隨你有什麼才能和努力，都是沒用的。

到了春秋戰國時代，社會情形，起了極大的變更。有許多貴族，逐漸式微，成了破落戶，金枝玉葉，居然操着從前所不齒的賤役。另一方面，工匠商人却興起了，還有非農非工非商的士人也出現了。這批新興的士人，很想力爭上游，爬上統治階級的位置。趁這社會制度極紊亂的時代，正是他們上進的好機會。同時，列國的國君，爲了使自己的國勢興盛，也着意尋找統治的幫手。國君們不惜用極優渥的待遇，招羅各地有才能的士人，封以官職，授以實權，甚至於將相可以立致。他們不但博取了好士禮賢的美名，實際上士人的治國之才，有幾個也是很卓越的。那些士人有着布衣而取富貴的機會，一聽得好士禮賢的國君，如蟻之附羶，爭趨唯恐不遑了。

這一部士人爭取政權的歷史，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春秋戰國時代殺身求名的烈士，原是很多的。本篇說的，是兩位患難朋友，他們遠道求功名的經過。

確實的年代是模糊了，就是本篇中兩位主角的故鄉，也不易考查。這兩位主角，一個姓名叫作羊角哀，一個姓名叫作左伯桃。他們的祖上，全是沒沒無名的種田人。但是到他們的父親手裏，有了點錢，收買了沒落貴族的土地，居然成爲小地主，再也不必爲生活擔憂。羊角哀和左伯桃，從小便有機會識字讀書，學習禮、樂、書、數、騎、射這些東西。這兩家住得很近，兩個少年是同學，因爲性情相投，志趣相同，他們訂爲生死之交。他們一起研究學問，一起去騎獵，日子過得很滿意。不知不覺間，羊角哀和左伯桃全成功英俊的青年，同鄉里的人都誇稱他們的能幹，說將來定能光耀門楣。他們也非常自信，總想有機會做點事業，立身揚名，不願老死在畎畝之間。——這兩個青年是一樣的英俊，一樣的修養，一樣的志趣，不過比較起來，學問、才能、口才幾方面，羊角哀比左伯桃優勝得多。他們自己也是知道的。但是這個無害於他們的友誼。羊角哀並不因此而驕傲，左伯桃也不妒忌前者，他們互相切磋，友誼反而更深切呢。

但他們是平民，要出山很不容易，他們很焦急地打聽着，等待着，想抓住每一個機會。從遠方來的旅客口中，他們聽到一個消息，說：南邊大江沿岸的荆楚，是一個大國，王上禮賢好士，正在招致有本領的人，不惜重用。遊士到楚國的很多，也給楚國做了不少事業；楚國草萊初闢，需要人才，一直是十分急切呢。羊角哀和左伯桃聽了，禁不住躍躍欲試。他們兩個人，決意結伴到楚上那邊去求功名。

這兩個青年，跟他們的家長商量。從這裏到南邊的楚國，有兩三個月的路程，又得經過荒涼無人的一曠野和沼澤地帶，行旅是很辛苦的。但是立身揚名，這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。他們的家長雖然愛護子弟情切，可是找不到很好的理由勸阻。即使可說的話，怎能打消這兩個青年求功名的雄心呢？立身揚名，如果成功，躋入統治階級之列，他們的家長，還不歡歡喜喜嗎？於是家長答應了，還給他們準備行裝。

一切定當了，兩家的親戚，還備了饌別宴席，給他們送行，祝他們功成名就，衣錦返故鄉。羊角哀和左伯桃負笈出發的時候，正是涼秋九月的好日子。

多遼遠的路途！多困難的旅程！這兩個青年，憑着自己的勇氣，和求功名的熱情，向前奮進，一點也不怯。

他們沒有隨從。兩個知己朋友結着伴，一路談談講講，討論一些實際的問題，說着關於未來的夢想，很覺高興，一點也不感到寂寞。說到前途的計劃時，羊角哀的高見，往往叫左伯桃十分欽佩。左伯桃比較老實些，他老是帶着無邪的笑容，傾聽着羊角哀，一邊連連地點頭。等羊角哀說完了，他才很誠懇地說：「老弟，我什麼都不如你。且不說你滿腹經綸吧，就是口才，你也比我好。你一定能說動楚王，很容易地拿到高官厚爵，幫助他做點事業。我呢，幸而跟你結伴同行，以後是要你提掇的了。」

「你說那裏的話！」羊角哀搶着說：「到了楚國，我們誰先成功，就得幫助另一個。人生的遇合是難說的。也許我要靠你提掇呢。」

「如果我們一直能彀在一起做事，那是多快樂呵！」左伯桃說。

他們走了一個多月光景，還未踏進楚國境界。忽然聽得前面有着戰爭，交通阻斷，他們不能彀向前走，只好耽擱在逆旅裏。逆旅裏的客人不少，工商遊士，各式各樣的人物都有，全是給戰爭打斷了行程的。大家全很焦急，天天設法打聽前面的局勢，希望亂事平定，再行出發。其中頂焦急的是羊角哀和左伯桃。因為他們預計行程，在孟冬之前，必可抵達楚國那裏，行李便帶得很簡單，每人只背負一個竹箱，裏面放着幾件衣服，和一點金銀作資斧。這樣的在途中耽擱下去，日子一長，弄得金盡裘敝，前進不能，狼狽地回故鄉去，那是多麼的難堪！還好，幸而只等了二十幾天的工夫，前面有人傳言過來，說戰爭已經結束，關隘可以通行無阻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，整裝出發，各奔前途。季節已是仲冬之末了。

行行軍行行。兩個青年冒着嚴寒前進，經過的地方，越來越荒涼。同路的人陸續分開，前面就是沒有人跡的沼澤地帶，那是旅程中最艱苦的一段。過了那邊，就是楚國。

天氣一直是很壞。天空帶着銀灰色，太陽從不露出臉來。凜冽的西北風掃着，連林中的空枝，和沼澤地裏枯乾的蘆葦，也在簌簌顫抖。接着，又是兩場雪霏，整天整夜地下個不停。兩雪下在冰面，路途變得非常泥濘，又溼又冷的，比在冰窖裏更難受。羊角哀和左伯桃的進行，自然非常遲緩。荒涼的道路中，沒有留宿的所在，在嚴寒的夜裏，兩個人只好伏在樹林裏，互相緊挨着取暖，等待天明。他們所帶的衣被，禦寒已嫌不敷。可是最成問題的，却是他們的糧食。他們所帶的資斧有限，竹箱裏的乾糧更有限。現在既沒有什麼地方買東西吃，這裏又是冰天雪地，鳥獸絕跡，要獵些小動物補充，也不能發。兩個人只好節省着，用所帶的乾糧充飢，省得每天吃一頓。這兩個青年，一股熱情，已經冰冷。他們是又疲倦，又沮喪。兩雪好像沒有停止的時候。他們要趕路也不可能。資斧和乾糧，全沒有多少留下了。香樣子，求功名的事，只成一場春夢，他們注定的命運，是在這兩雪的空林中凍死。

這一夜——最慘苦的一夜。羊角哀和左伯桃，蟻伏在一株古樹幹的空洞裏，因為樹幹裏比較乾燥些與暖和一些。但是北風掃着雪片，還在黑暗中刮到他們的臉上來。他們身上又冷，腹中又飢餓，不停地戰抖着，怎能眼呀！他們想起在家鄉的光景，不禁啜泣起來。但是啜泣有什麼辦法呢？

兩個人心事重重，整整一夜不曾睡著。他們也不大說話。好容易天漸漸地明了，兩雪雖然小些，可是還沒有停。不要說人聲，連鳥獸的鳴聲都沒有。左伯桃站起身來，突然很堅決地說：「老弟，你走吧，趁現在兩雪小些，還勉強可以趕路。獸在這裏，再過幾天，便是餓死凍死呀！」

「你呢？」羊角哀驚奇地說：「那末我們同走呀。」

左伯桃搖搖頭說：「不，不！從這兒到楚國有人煙的市鎮，一定還有好一段路程。我們兩個人的糧食不敷

支持幾天。如果再結伴同走，在未會達到目的地以前，必得倒在路上做餓殍。」

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

「老弟，我的意思是我留在這裏，你一個人前往。我把我的糧食資斧全給你，你到楚國是沒有問題的了。」

「這是那裏的話！在患難中爲了自己，丟下朋友，已經是不應該的事。何況你犧牲自己，凍死在這荒野裏，罪成就了我。我即使得了功名，也有什麼面目在人世！我們親如兄弟，同生共死，那可以在這裏分手！」

左伯桃決然說：「老弟，你錯了！你什麼比我好，也比我能幹，趕到了楚王那裏，照你那樣的人才，功名就是一定的。我們同死在這裏，只是惹氣用事，對你對我，全無好處，我的犧牲，是不足道的。我在地下看到你的成功，也可以含笑瞑目了。有些地方是要從權的，你不能執這樣固執。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打開竹箱，把自己那份的乾糧、資斧、衣被，全拿了出來。

羊角哀哽咽地說：「老哥，你太苦了自己了！」

左伯桃說：「今日的事，不是這樣做，我們只有同歸於盡的份兒。老弟，不單是爲了你，而且也爲了我，你不要再推却了吧。」他給羊角哀把乾糧衣被，滿滿的塞進竹箱，又連連地催促着：「趁雨雪下得小些，你走吧。你忘掉了我吧。」他鄭重地加上一句：「我們不能讓兩個人全喪志而沒！」

善末的那句話，刺激了羊角哀的心，他哭着，向左伯桃說：「老哥既然這樣的成全我，如今性命在呼吸之間，我也不像婦人孺子那樣了。只是——老哥在上，請受小弟一拜。我有生之日，決不忘記你的友情的。」他拜了下去，左伯桃忙不迭的扶他起來。

在霏霏的雨雪中，羊角哀負着竹箱，一邊拭着眼淚，一步一回頭的，向前走了。左伯桃蜷伏在空樹幹裏，身子顫抖，目送着羊角哀，直到看不見，雖然他又冷又難過，却慢慢地躺了下來，臉上露出安詳的笑容。

羊角哀到達楚王那裏，馬上得到楚王的賞識，做了高官。這時已經是早春，天氣也好了。轎馬上跟楚王告了假，親自帶了幾個人，到從前落難的荒野裏去。他所找到的，是蟠伏在空樹幹裏的左伯桃的尸首。他省當痛哭了一番。

他帶了左伯桃的尸首回去，把一路的經過告訴了楚王，連楚王也深受感動，點頭嘆息。隆重的改葬禮是舉行了，楚王親自題「烈士」兩個字作碑銘，放在左伯桃的墓上。一部份的缺憾，總算是滿足了。

二 雙義救孤

在山西省中部，有着著名的雲中山脈；它的主峯，就叫作雲中山。點綴在雲中山麓的，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城市和村莊。這些城市和村莊，如今是荒涼的很，好像歷盡古今興亡、顯出憔悴衰老的樣子。不錯，這一帶在黃河腹部，原是古中國文明的發祥地，它老早有追燦爛的時光，叫四周的隣人激羨。二三十年以來，精華已盡，只剩下了廢墟，讓考古家在那裏留連着，找尋寶貴的資料。細心的考古家，總可以在雲中山麓的××村上，看見一個大墳墓。這個墳墓埋在百草黃沙裏，久未修葺，壞磚上，樣子非常寒儉，並沒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所在。墓前一方石碑，也不知道是何年建立的，經過風雨剝蝕，連碑上的字，也模糊得看不清楚。但是仔細分辨，可以知道碑上只有三個大字：「雙義塚」。——「雙義塚」，怪不得這個墳墓這樣大，原來是兩個人合葬的。這裏面準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呢。據說，這件事的發生，在二千五百年之前，有兩個義士，把肝烈的犧牲，完成了一件事業。他們給合葬在這裏。——他們可是真的合葬在這裏，也不加以確切的考據，反正二千五百年來，滄海桑田的變遷，實在也不能較細說。也許墳墓經過好幾度的修葺過了。石碑也是後人建立的，也許這

個墳墓根本是後人的附會，那兩個義士的埋骨所，另有地方。但是這些可不用管，這兩個義士的事跡，是于真萬確的。

事情發生在二千五百年前，這是紀元前第六世紀的春秋時代；地方就是在如今山西省的晉國。春秋時代，中國大陸上有着許多封建諸侯的國家，周天子不過是封建諸侯的「共主」。封建諸侯大小不齊，晉國算是一個大國。晉國的領袖是姬姓，當初晉文公曾經做過「霸者」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顯赫一時。然而晉的政權，却在幾家大族的手裏。那些大族，有着領地和私人，形同獨立，晉國的領袖可奈何他們不得。大族有姓趙的、姓韓的、姓欒的、姓印的、姓狐的、姓魏的，而以趙氏勢力為最大。趙氏是晉國的貴族和功臣。當晉文公重耳未曾登位流亡在外的時節，趙衰就是患難相從始終不渝的，後來自然大受賞賜。但趙衰的功勳雖大，却是一位好好先生，人們把他比作寒冬時的太陽，譽為「冬日可愛」。到了他的兒子趙盾手裏，掌握國政，一味嚴正用事，不稍假借，人們便說趙盾是「夏日可畏」了。不幸嚴正的趙盾，碰到了晉靈公這位晉君，趙盾苦口規諫，晉靈公看作多事，愈加淫樂不惜民生，於是釀成了政變，靈公在他的別墅桃園裏被弒。弒君的事雖不是趙盾主謀，但執政的趙盾，不能弭亂，却該負這個責任。趙氏是更見興盛了。有些貴族妒嫉他們的權勢，想要傾陷他們；同時，晉國的領袖因為趙氏勞苦功高，權傾人主，也想消滅他們。到了趙盾的兒子趙朔時候，禍變便發作，趙氏遭到滿門抄斬的厄運。事情便從這裏開頭的。

當時晉國的領袖晉景公，寵信一個名叫屠岸賈的佞臣，一味游獵飲酒，不理政治。屠岸賈不單是一個佞臣，還是一個野心家。晉景公對於他，言聽計從，他仍舊不滿足；他要把兵權和政權，完全從趙氏手裏奪過來。他在晉景公的面前，好幾次進讒言，誣蔑趙氏，景公原是沒主意人，漸漸地忘却了趙氏的功勳，聽信了屠岸賈的話，讓他便宜行事，去擺布趙氏。屠岸賈又把厚利挑動另外的貴族，答應勦滅了趙氏以後，把趙氏的領

地財貨，給他們均分。於是那些貴族全肯給屠岸賈幫忙，共同推翻趙氏。但是既要發難，總該名正言順，屠岸賈便舊事重提，聲討趙盾桃園弑君之罪。實際上這是莫須有的事，不過是屠岸賈想爭權奪利罷了。

趙朔是一位青年公子，他的夫人，又是晉景公的姑姑，他們一家好幾世盡瘁國事，再也想不到那些陰謀。等他得到消息，已經來不及，他還當屠岸賈此來，奉着君命，便不想抵抗，預備束手受戮。得到惡消息的那一夜，一家老小，聚在一起痛哭，生離死別，盡在今宵，那情形真是酸楚苦的。趙朔的夫人莊姬勉強抬起頭來，對丈夫說：「我夫難道不想逃走嗎？時間還來得及。掌國門鎖鑰的將兵，大多受過我們趙氏的恩惠，一定肯放你走的。你出亡到異國，總有機會捲土重來，何忍同爲玉碎！我夫呀，你不要再顧念一家一族，趕快出走吧。」

趙朔拭去臉上的淚痕，莊嚴地說：「不，不能殺！前時我父不曾阻止暴君的淫行，反而受到弑君的惡名。如今屠岸賈奉君命來聲討，我趙朔生爲晉臣，死爲晉鬼，怎敢逃誅，落得不忠不孝之名？……只是，我妻呀，你是金枝玉葉，我們趙氏縱有不赦大罪，也不該牽連你。」

莊姬哽咽地說：「我夫，我要跟你死在一起，我不能殺捨棄你呀。」

趙朔說：「我妻呀，就是你爲着我，你也不應該死。你已經有了幾個月的身孕。這是趙氏唯一剩下的一點骨血。也許將來宗脈延續，枯樹復榮，全在你腹中的遺孤。我在黃泉下，也保佑你的平安。你怎麼可以死呢？……趁此月黑夜深，你就到宮裏去避難吧。你是主公的姑姑，屠岸賈雖然凶橫，怎能難爲你。……我妻，你如果愛我，就聽了我的話。」

莊姬說：「唉，這一場血債，只在我腹中的遺孤報仇了。撫育遺孤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只能含羞忍辱地活着。我夫呀，就在今夜，我們要作永遠的訣別嗎？」她又痛哭起來。

趙朔忙說：「不要哭，……我，我有話要叮囑你，你腹中的孩子生了，如果是女的，你給他取名叫文；

如果是男的，你給他取名叫武。文弱的姑娘無用，勇武的男兒才可報仇。我們一家遭奸佞傾陷，飲恨畢命，只有這一點指望。

商量定當，趙朔忙分付家人，準備了一輛溫車，送莊姬進宮。夫妻分別之苦，一言難盡。莊姬是從後門走的，幸喜一路沒有攔阻，她逕入宮中，到晉景公母親戚成夫人那裏求陰庇去了。

天才黎明，屠岸賈率領甲士，把趙氏的府第，圍得水洩不通。他把晉景公的詔書，懸掛在大門上，聲言奉命討逆。一聲令下，那些如狼如虎的甲士，挺起刀矛，衝入裏面去。見物便毀，逢人便殺，竟不由得你分辯。號哭聲，怒罵聲，喊殺聲，鬧成一片。剎那間，殺得尸橫堂戶，血浸庭階；一座華麗的府第，變成了血磨坊，真的是鬼哭神號，天愁地慘。屠岸賈嗜血的狂慾過後，才喝住部下。檢點尸骸，單少趙朔的夫人莊姬，其他趙氏一族無分男女老小，全倒在血泊中。屠岸賈知道莊姬懷孕將產，斬草不除根，必留後患，於是緊緊盤查着。有人報告說夜半有溫車入宮。屠岸賈料定一定是她，便來回奏晉景公說，逆臣趙朔，已經滿門抄斬，只有莊姬事前走入宮中，請主公定奪。

晉景公搖頭說：「你要我殺死莊姬，負殺姑之名嗎？我可做不到。而且她是我母親所喜愛的，皇后也不答應。你還是免了吧。」

屠岸賈裝出惶恐的樣子，說：「主公，我怎敢對她無禮呢？只是她懷妊將產，萬一生男，留下這一點逆種，他日長大，必然要給趙氏報仇。我的微軀不足惜，主公却不得不顧慮，桃園逆謀再度重演！」

景公給說得心動了，便說：「你倒想得週到。那末等莊姬分娩了，如果生的是男孩子，就趁早捉他除掉吧。」

屠岸賈謝恩而退，派遣心腹人日夜守在宮中，探聽莊姬生產的消息。

再說另一方面，趙氏是晉國的大族，幾代富貴，門下有不少的士大夫。這次慘變，門客殉難的也有，出亡的也有，鯁頸事新主的也有。且說有兩個門客，原是趙盾的舊屬。一個姓名叫程嬰，一個姓名叫公孫杵臼。他們在城外，聽到屠岸賈率兵圍了趙氏府第的警報，知道不妙，公孫杵臼便約程嬰同去赴難。程嬰說：「屠賊假託君命，布詞討逆，聲勢很盛，我跟你前往，也不過去送死。不是我愛惜生命，白白送死，對於趙氏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公孫杵臼說：「我也明知沒有益處。但趙氏世爲晉國忠臣，我跟你又世受趙氏厚恩，我們眼見故主遭難，怎敢逃死！」

程嬰說：「我早想過了。夫人莊姬一定是進宮避難的。我知道她懷着身孕，萬一生男，你我共奉他爲主，計劃報仇，不是比白死有意義嗎？」

公孫杵臼點頭稱是。於是這兩個，跟屠岸賈一樣的熱切，關心莊姬生產的消息。但是他們地位微賤，不能直接聽到宮裏的事情，只好得諸傳聞。而兩三個月裏，傳說紛紛，是那樣的不可靠。好像說莊姬已經分娩了，有的說生的是男孩，已經遭到屠岸賈的毒手；有的說生的是女孩，莊姬痛哭了幾天，到現在還臥病不起。後來還是程嬰從熟識的宮人口中，探得真相：莊姬生的定是男孩，屠賊曾帶領心腹，假傳君命，搜索宮中。莊姬情急，把遺孤放在褲子裏，暗暗禱告說：「如果天意要滅絕趙氏，不使復興，你就啼哭吧。如果趙氏還有一脈之延，你就別做聲。」接着，屠賊牽出莊姬，把什麼地方都搜到，却想不到那一套褲子裏藏着秘密；遺孤真的不發一聲，幸免於難。程嬰告訴公孫杵臼聽了，又說：「這樣的幸免，只能隔過一時；日後事洩，屠賊決不肯放鬆。最好設法把遺孤偷出宮門，藏匿在遠方，好好地撫育他長大，才對得起我們的故事，但是我們人賤位微，怎樣的下手呢？」

公孫杵臼沉吟了一會，忽然抬起頭來，用嚴肅的口氣問道：「程嬰，你說，立孤和死難兩件事，那一件比

較艱難呢？」

程嬰不加思慮的說：「自然是死難容易。撫育遺孤長成，那是多麼麻煩而巨艱的事。」

公孫杵臼看着程嬰，眼光炯炯有神，決然說：「那末，容易的歸我來做，你去担任那件難事吧！」

程嬰一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睜大眼睛看着他。

公孫杵臼說：「你方才說起，屠賊在宮裏搜不到遺孤，以爲已經給莊姬寄出宮門，藏在什麼地方，於是懸千金重賞，購求遺孤下落。如果我們找到另外一個男嬰，假稱趙氏遺孤，我帶了去躲在鄉村裏，你便去出首，說明孤兒藏處。屠賊得到了偽孤，自然放鬆了。你再設法從宮中偷出真孤，到深山隱處藏匿。撫立遺孤，這個艱巨的使命，你勉爲其難吧。」

程嬰說：「好計，好計！正巧我妻新生一兒，跟趙氏遺孤誕期相近。就犧牲這個無罪的羔羊，來李代桃僵。但是，要偷得真孤出宮，宮禁森嚴，總得一個有地位的人幫忙。」

公孫杵臼說：「另外的貴族都附炎趨勢，決不能跟他們商議的。我香朝中的人，只有一位韓厥，他肯肯依附屠岸賈，而且是趙氏的舊交，他曾經苦諫主公不要討滅趙氏。這個人我們可以去重託他。」

「好的，我跟韓厥原是相識的。我馬上去見他，請他進宮，把我們定當的計劃，告訴莊姬，再托他竊孤出宮。」程嬰不禁哽咽起來：「然而，我友呀，你有藏孤大罪，一定要死在屠賊的刀下。你先我而死，我却忍辱苟生，於心何忍呢？」他一邊說着，一邊淚落不止。

公孫杵臼正色說：「這是一件美事。一死易而立孤難。你負着重大的使命，怎可效婦人種子悲泣呢？快收淚吧。此後我們雖幽明永隔，但我們堅如金石的朋友誼，總是永存的。」

這天夜半，程嬰抱了他自己的嬰兒，付與杵臼，又去見韓厥。韓厥一直放於擔負，自然極願出力。他告訴程嬰：莊姬產後有疾，正託韓厥求醫，他可以趁此機會把密謀告訴她，而且設法偷出遺孤。他可騙程嬰好好

地幹去。

程嬰在市上揚言說：「屠公要找得趙氏遺孤，却在宮裏搜索，真是緣木求魚的舉動！」

他的話正巧給屠岸賈的門客聽到。那門客知道話中有因，便上去輕聲問程嬰說：「朋友，聽你這麼說，你知道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嗎？」

程嬰傲傲地說：「自然！但是這個秘密，我要親口告訴屠公，獲取千金重賞的。你可用不到盤問我。」

「我就是屠公的門客。千金重賞，這是容易的很，我帶你去見屠公吧。」

程嬰跟了那門客，到了屠岸賈的書房裏。屠岸賈聽說是來報告趙氏遺孤下落的，不勝歡迎之至。他先叩問姓名。程嬰說：「我姓程名嬰，跟我的朋友公孫杵臼同事趙氏。幾個月前，莊姬生下遺孤，囑心腹乳媪抱出宮門，託我們兩人藏匿。公孫杵臼是答應下來了。我愈想愈不妙，深恐日後事露，有人出首，出首的受了千金重賞，我却違了君命受誅，太不值得。因此前來告發。」

屠岸賈點頭說：「不錯，你是早該來報告我的，不過現在還不算。千金重賞就放在外面的廳堂上。……且慢，你先說，遺孤究竟藏匿在什麼地方？」

程嬰假裝左右四顧，低聲說：「在××山麓的村莊上。我們得趕快找去，否則公孫杵臼那廝帶了遺孤，要亡命到秦國去了。」

屠岸賈站起身來，說：「好的，我馬上點了甲士，親往捉拿。你在前領路。找到了後，千金重賞就是你的。」

屠岸賈點了甲士三百，偕着程嬰，飛奔出城，逕往××山麓。那裏路極幽僻，人跡不到。山澗路轉，看見臨溪有草莊幾間，柴門雙掩，程嬰使指點着說：「……這就是公孫杵臼和趙氏遺孤藏匿的所在。」說完了，便拍